

一树花开满溪春

熊荣军

难以合抱，长满苍苔。树兜扎进乱石，树头则搭在崖上。树身结疤，是夏天雷击旧伤，又经寒冬朔风年复撕裂。最动人的，是那伤疤旁枯寂的细枝上，竟绽出一簇簇小白花。花小而薄，花瓣轻盈，凝着露珠，晶莹剔透。风过微颤，我分明听见老树低低呻吟。伤痛与新生交织，分不清是树在诉说，还是心在共鸣。

春天是布洛芬。这句话涌上心头。那年，我高烧四十二度，针扎骨缝，呼吸火灼刺痛，药店人去楼空。侄子侄媳驱车爬楼，深夜叩门，额间汗珠直冒，手里紧紧攥着布洛芬和阿司匹林。喘息着重复：“怕您熬不住，怕您疼。”转身又消失在沉沉夜色里，重返白衣天使岗位。小小药片入喉，一夜安睡。醒来，花香浸入心底，迎春花正迎着朝阳朵朵盛开。

望着这棵树，我呆呆地想。它究竟隐忍了多少伤痛？雷击、风裂、虫蛀，那漫长岁月伤痕，一定刻骨。可春风一吹，春雨一润，它的伤痕之上依旧花开。不是几朵，是一簇一簇的，将所有苦楚，都化作生命最美的怒放。

“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想着，想着，我不禁想起了刘禹锡。

他最珍贵的年华，一眨再眨。他不写怨，不写恨，写千帆过、万木春。这份豁达，这棵树懂。它遭雷击，曾倾倒，却不沉沦。它以身躯为桥，任溪水穿流，任生灵往来，让苍苔安居身上。当春天归来，它伤痕花开，腐朽生绿，以卧倒姿态为生命蹚出一条生路。它不是沉舟，不是枯木，是桥，是渡，是春天里最温柔的治愈。

伫立桥上，溪水汨汨，桃花瓣瓣。前方转弯处，隐约木屋一间，炊烟袅袅。这不就是人间桃花源？陶渊明笔下武陵人，沿溪而行，穿洞而入得仙境。而今这方洞天，便是这棵卧倒病树。它以残损身躯，为后来者架起渡桥。脚踏苍苔，柔软温润；手抚古木，粗糙含温。一步，一步，从喧嚣走入清静。

走下桥来，日影渐斜，大山沉静，小溪清澈。我默想，若刘禹锡亲见此树，会作何等诗句？不必惊呼，不必解说。“病树前头万木春”不是白描，是生命本真。对于在荒凉中行走二十三年的刘禹锡来说，一棵伤痕中开花的树，便是世间最好的诗。

离去时，我一步一回头。

那棵树依旧横卧溪上，小小白花在春风里轻轻摇曳。



溪水，从落差石缝挤出，撞在石上碎作清冽水花，凉意如丝，直往骨缝里钻，浑身一颤。桃花，粉的白的，一蓬蓬怒放下落，落进水里，跟着水跑，跑成一溪流动的碎胭脂。空气里，花香与腐叶潮气缠绵，浓而不腻，轻沾鼻尖。忽有一两声鸟鸣，怯生生地，在枝头颤了颤，又隐入叶间，生怕惊扰了这宁静。

转头，看见一棵古树。它斜跨小溪，天然成桥。树干，双臂

商洛山

(总第2870期)
刊头摄影 李斌



紫泥街泥，街来了河岸一片风景。

这里，河水在寒冬也不会封冻，只留些许的寒意。立春过后，便悄然散去。河水缓缓流淌，波光细碎，温润如玉。河流北岸，一溜垂柳静静舒展。我每天上下班，都沿着休闲步道缓缓慢行，看两岸花木次第醒来，在一河春色里，静静品读青松与垂柳含蓄而默契的情意。

沿河的青松与垂柳，已有二十多年树龄。当年栽下的幼苗，在时光里慢慢长成风景。柳树生长快，拔节抽条，身姿舒展，早早便撑起一岸浓荫；松树生长较慢，不声不响，沉稳内敛，在岁月中静静扎根。一快一慢，一柔一刚，一排柳，一行松，分列两岸，隔河相望，挺过寒来暑往，成了休闲长廊上最寻常也最诱人的景致。

采风拂过堤岸，柳枝最先绿了起来。枝条垂垂如丝，软而有姿，像少女披肩的长发，在微风里洒脱飘逸。柳叶儿绿得深沉，那绿不是浅嫩的浮绿，而是温润饱满、层层叠叠的苍碧，将春日的柔情，尽数铺展在河畔。形态各异的松树，深绿的针叶间，已悄悄冒米粒大小的松茸，尖上透着极淡的黄色，把晚春的心意，悄悄挂上枝头。

一株柳，一棵松，就这样沿河排去。柳是满满的绿，肆意舒展；松茸是点点的黄，含蓄内敛。一个尽情绽放生机，一个默默积蓄力量，谁也不争气，谁也不慌张，只在季节里安然相守。柳絮飘浮如流云，松茸花粉似烟雾，互不打扰，却又彼此映衬。

松树开花意味着生活的美好幸福。你看，大桥西边凉亭里，两象棋摊旁，观棋的人比下棋的人更紧张。桥东边的两张休闲圆桌围满了老人，看打扑克牌，看牌的人七嘴八舌地谈论着牌怎样组合更好。运动广场上，有人在跑步机上健身，

杜忠书

河畔风景

有人在单杠上引体向上，还有人正对手机学广场舞。广场东边有人弈棋有人弹唱。书院广场的书屋里，几个年轻人在静静地读书。亲水广场上喷泉跳动着和谐旋律，在阳光下映照下，水珠化作无数彩虹，将周围的一切都映照得如梦如幻。几个小朋友对着水柱哇哇欢呼，手舞足蹈。左岸咖啡馆里，两个中年人品着咖啡谋划着生意，千禾茶馆里一伙俊男靓女正在试穿汉服。现代与古代在这里交融，优雅而庄重。

伫立河边，望着两岸风景，心中不免感慨。人生亦如这河岸花草树木，不必事事张扬，也不必步步争先，更不必斤斤计较。有人如柳，温和舒展，顺势而生；有人如松傲骨铮铮，沉静内敛。快慢有时，开合有度，慢不是懈怠，静不是荒芜，而是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，沉心蓄力，静待花开。

柳的浓绿，反衬得那一树松茸愈发分明；松的含蓄，又让柳的绿意不显得单薄寂寞。它们各自守着自己的节奏，在不知不觉间，成了彼此最相宜的风景。

轻风拂面，河水悠悠。我天天在岸边来往穿梭，看柳，看松，看一河四季安然。柳不言，松不语，却把人间温暖，都含在了枝头。原来世间最好的相伴，便是你有你的舒展，我有我的含蓄，互不争执，却相映成趣；不慌不忙，却自有风景。

人在河边行，心在景中安。河岸这寻常草木，于无声处写尽了季节的温柔，也写尽了岁月的从容。守住清贫，终得盛放，此亦人间最平和的清欢。



灯下漫笔

寻访那片雪白

桐花



光岚溶溶景物明，鲜绿萌萌清气盈。我们一行人顺着七星村山下的小路去往上山赏白桐梅，大家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说说笑笑开始爬山。

弯弯的水泥山路，两边杂草丛生。山里到处都是宝，连路边的杂草丛里都长着农人司空见惯，但却让我们喜爱的韭菜和小蒜。看那嫩乎乎、绿油油欣欣向上的模样，好像正等着我们去采摘呢！随着同伴一声声欢喜地惊呼：“啊！韭菜，还有小蒜！”一棵棵韭菜和小蒜被迅速装进了早已备好的袋子里，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。

山里人也是爱美的，田边、墙角有芍药开得正盛，微风送来了它们特有的药香味，让人有种心旷神怡的舒爽。忽然，路边一块天然的山石吸引了我们的目光，几株雪白的牡丹如玉如雪地开在山石的一角，微风乱了花瓣，摇曳生香，更妙的是山石的左上角长满了仙人掌，就那么铺展下来，这个组合很仙，惹得游人纷纷拍照录视频，记录着当下的美好。

山间小路弥漫着泥土的鲜香和草木的清芬，很是治愈人，世事放空，才觉得自己是自己。点点红艳映入眼帘，又是一声声惊呼：“啊！羊奶果！”举起的手连拽带摘，忙不迭地往嘴里送，“这一树更甜！”边吃边评论，引得其他人争相去摘。“摘不完根本摘不完，吃不完根本吃不完！”我们边摘边吃边感慨。

又一波惊喜袭来，树荫下的草丛里，山石上，成片成片的小蒜绿意葱葱，同伴又欢快地去拔小蒜，神情俨然就是农民收获庄稼的喜悦。也许是我对小蒜太喜爱，拔得太认真，忽然，一位同伴把他拔的一撮小蒜

递到我面前：“给你！”我太高兴了，小蒜根部有着圆圆的莹白，如大小不一的珍珠，我贪婪地闻着它的清香味。林间树上的椿芽我够不着，正有些失望，一个同伴便把他摘的随手送给了我，清香味十足，乐得我的血液直往脑门上冲，晕乎乎的！

看到其他人正在吃刺玫籽，我惊呼一声也去找，同伴就把胖乎乎的刺玫籽递给我，我连声道谢，剥了带刺的皮，水水的茎秆特有的清甜似乎把我带回了童年，那是整天寻猪草、摘山果，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！此刻，我的内心有诸多的谢意，感谢同伴们的好意！他们的随手一递，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温暖，让我一下子觉得人间值得！

我们爬的山路是顺着山坡的斜面直上，一步一喘，步步艰难。山林里鸟语花香，迎接我们这不速之客。萌萌的小鸟啾啾、叽叽地叫个不停，听得人心花怒放。一朵朵山花随风摇曳，送来了阵阵清香。终于登顶了，远处群山叠翠，墨绿色、嫩绿色层层翻涌至天际，峻秀壮美，羡乃一声山河辽阔！

登高望远，山脊上，窄窄的小路曲曲折折，通幽处有树白花，白得耀眼，啊，是心心念念的白桐梅，终于看到了它的真颜，如玉如蝶，卵圆形的花瓣守护着中间嫩黄色的蕊蕊，甜甜的香味浸润着人的神经，让人忍不住要凑近了欣赏，冰凉、柔软、清香，人面桐梅相映衬，恰借花儿一缕魂。

转过一面山，哇！成片成片的雪白，阳光下特别耀眼，让人禁不住想大声惊叹，放声歌唱这漫山遍野的花儿！山坡上，像是落满了雪花。一阵风过，白桐梅衣袂飘飘，婀娜起舞。我们一下子扑进了花海，巧笑倩兮，举手弄姿，玉照、短视频热乎乎、香喷喷地诞生了，愉悦的心情达到了极致，我们融进了朗朗清风。在这里，花是人，人是花，相融溢香，笑语如花！

当第31个“世界读书日”来临之际，我想起了2024年4月23日下午，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带领教师代表参观我的家庭书屋的情景。

我的藏书分布在7个书架中，图书包括中国古典文学、世界文学、中国当代作家经典名著、港台作家作品和西方哲学名著。

1984年暑假，当时刚参加完高考，在那个雨水婆娑、等待高考结果的漫长雨季，在一堆从洪水中打捞出来的柴草里，我发现了一本纸质发黄的《悲惨世界》。漆黑的夜晚，冉·阿让因为偷了几块面包去拯救濒临饿死孩子而锒铛入狱，后连夜潜逃。他在米里哀主教慈悲、仁爱、宽容的圣洁光芒照耀下，弃恶从善。在作者庄严肃穆、撼动心灵的崇高文字里，我感受到了文学对心灵的滋润、净化和提升。从此，我一下子投身到法国文学的阅读中，卢梭的《忏悔录》，伏尔泰的《老实人》，还有《红与黑》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《巨人传》。我有一本《文学名著大词典》，在这本文学词典的引领下，我接触到了《神曲》《哈姆雷特》《罪与罚》《复活》《堂吉珂德》。

后来我又痴迷于俄国文学、欧美文学。最值得称道的是，从1998年开始，我接触到了卡夫卡、贝克特、米兰·昆德拉、博尔赫斯、海明威……这些现代派大师，他们用魔幻象征、夸张变形、隐喻化等多元化的艺术手法，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的心灵困惑、意识取向和精神本质。从2005年起，我受后现代派大师德里达、福柯、拉康、德勒兹的多元化碎片化不确定的思维影响，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，那是非理性的、去中心化的解构拼接、移植嫁接。在威廉·巴罗斯、库弗、卡尔维诺、品钦、冯内古特这些后现代派大师的引领下，我的文思不断展开。

作为爱书的人，我一生最倾心最痴迷的就是自己的书房。受作家下毓方的思维启发，我渴望把自己的书屋建构在西湖、日月潭、太平洋岛屿上，建构在泰山、昆仑山、喜马拉雅山的山脉之巅。我很欣赏下毓方先生那种天马行空、奇思妙想的精神。能有那样美轮美奂、光彩夺目的书屋，你就可以站在华夏文明的制高点上俯仰古今，就可以在黎明的曙光里、在太阳初升的地方与先贤圣哲对话，接受他们的文明洗礼、文化陶冶！冯骥才说，有空的时候，就喜欢待在书房，这里翻翻，那里摸摸，随意拿起一本书轻轻抚摩一下，那古色古香的的气息伴随一股油墨味，顿时让心里安静下来。打开一本书，就唤醒无数的精灵。书读得多了，书中的人文情怀、智慧和美不知不觉就融入了你的气质、谈吐、举止，融入了你的血脉、你的生命。

在我的图格里，除了文学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板块，那就是哲学。走进我那300多本哲学书籍，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和人类圣哲对话。人，读书的真正目的，在于构建出自己完整的认知体系，构建出自己的精神大厦、艺术殿堂。通过哲学，我更容易看清世界的真相，发现人性的弱点。海德格尔让我懂得了“大地上的人要诗意地栖居”，萨特感慨道：“因为我的出生，才有了眼前这个清晨、这一道河湾、一轮明月……”黑格尔在感叹：“人是一个黑夜。”性格怪异、想象奇谲的福柯说：“人，是沙滩上的一张脸，迟早都会被抹去。”一贯以冷峻犀利文笔著称的鲁迅，一针见血地说：“中国人的本性是‘一闻就变脸’。”

热心于阅读的老师们在各个书架间来回穿梭，他们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爱好，挑选出最心爱的书籍，仔细观赏着书的装帧、封面设计、版本，认真读着前言、后记。

我们围在茶几旁，畅谈起各自的阅读体会和感受。何书记还声情并茂地朗读了鲁迅的美文《烟》，那诙谐幽默的文字，把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。

看罢藏书后，大家关心起我的文学创作情况。我拿出自己几年来在报刊发表的200多篇散文中，部分作品的复印件册子，还有那些纸页泛黄、纸面皱皱巴巴的报刊作品原件，它们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和我创作的点滴往昔。

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观书、赏书、读书交流活动，在热情友爱、生动活泼、张弛有序的气氛中度过。何书记说，品类如此丰富的经典藏书，将来退休后完全可以办一个家庭图书阅览室，为那些热爱图书的人提供一块阅读领地和精神家园！

“三更更有书为枕，夜来风雨伴书香。”能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徜徉书海，与书为伴，在那“梦里不知身是客”的痴迷往返中度过余生，是期待，也是幸福的归宿。

春风拂过连翘香

秦力

春风一拂，秦岭便醒了。当别处的春尚在料峭寒意中试探，商洛的山川已被一抹耀眼的金黄点亮。漫山遍野的连翘挣脱寒冬束缚，先花后叶，缀满枝头，如金浪翻涌，与青山翠岭相映成画，成为早春秦岭最动人的生态盛景。作为商洛市市花，连翘既是道地中药材，更是商洛这片土地独有的春日符号，承载着生态之美、产业之兴与乡愁之浓。

商洛地处秦岭腹地，素有天然药库之誉，古往今来，灵草遍野，药香绵长，引得无数文人墨客吟咏留篇。而连翘，正是这天然药库中最耀眼的春日精灵。每年三四月，从丹江两岸到蟒岭深处，连翘次第绽放。无绿叶衬托，万千枝条尽披金黄，一簇簇、一串串，迎着春风舒展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远观如金色绸带缠绕青山，近赏似繁星点点缀满枝头。清风拂过，花枝轻摇，淡淡清香萦绕鼻尖，引得游人纷至沓来，踏青赏花，定格这独属于秦岭的春日盛景。连翘之美，不止于形，更在于其质朴品格与济世情怀。它扎根贫瘠山坡，耐旱耐寒，默默生长。发达根系牢牢锁住水土，守护秦岭生态屏障，既是装点山河的风景，亦是护佑大地的卫士。

连翘入药可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，是中医临床常用道地药材。凭借上乘品质，商洛连翘远销全国各地，成为声名远扬的地域名片。春来赏花，秋来采果。连翘早已深深融入商洛经济发展脉络，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“致富花”。近几年，商洛依托资源优势，大力发展连翘特色产业，以规模化种植、标准化培育、产业化经营，让荒山变“金山”，荒地成“粮袋”。每到收获时节，山间地头满是采摘连翘的村民，欢声笑语间，一粒粒连翘化作实实在在的增收，滋养着一方百姓。

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情怀。从商山四皓的紫芝长歌，到历代文人的药草吟咏，再到李时珍的连翘咏叹，直至今日漫山金浪涌动，商洛药材文化在时光中传承不息。连翘花开，是春的信使，是秦岭的馈赠，更是商洛的骄傲。它以金黄装点山川，以良药惠及四方，以产业赋能振兴，在春风中生生不息，在岁月里历久弥香。春日正好，金浪翻涌，愿这漫山连翘，永远绽放生机。